

歷代正史研究文獻叢刊

李澄宇撰

讀二十五史蠡述 三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歷代正史研究文獻叢刊

李澄宇撰

讀二十五史蠡述 三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新學
社
PDG

第三冊目錄

讀新五代史蠡述	一
讀宋史蠡述	六一
讀遼史蠡述	二五一
讀金史蠡述	二八三
讀元史蠡述	三四七
讀新元史蠡述	四五七
讀明史蠡述	五〇一

讀五代史記

五代新史

蠡述目次

卷一

書梁太祖紀上

一至二

書梁太祖紀下

二

書梁末帝紀

二至三

書唐莊宗紀上

三至四

書唐莊宗紀下

四至五

書唐明宗紀

五

書唐愍帝廢帝紀

五至六

書晉高祖紀

六

書晉出帝紀

六

書漢高祖隱帝紀

六

書周太祖紀

七

書周世宗恭帝紀

七

書梁家人傳

七至九

書唐太祖家人傳

九至一一

書唐明宗家人傳

一一

書唐廢帝家人傳

一一

書晉家人傳

一二至一二

書漢家人傳

一二

書周太祖家人傳

一二至二三

書周世宗家人傳

一三

卷二

書梁臣傳第九

一至三

書梁臣傳第十一

四至五

書唐臣傳第十三

六至九

書唐臣傳第十五

九至一〇

書晉臣傳第十七

一二

書周臣傳第十九

一三

書死事傳第二十一

一四至一五

書唐六臣傳第二十三

一五至一六

書伶官傳第二十五

一七

卷三

書雜傳第二十七

一

書梁臣傳第十

三至四

書唐臣傳第十二

五至六

書唐臣傳第十四

九

書唐臣傳第十六

一〇至一二

書漢臣傳第十八

一二至一三

書死節傳第二十

一三至一四

書一行傳第二十二

一五

書義兒傳第二十四

一六至一七

書宦官傳第二十六

一七至一八

書雜傳第二十八

一至二

書雜傳第二十九

二

書雜傳第三十

二至三

書雜傳第三十一

四

書雜傳第三十二

四至五

書雜傳第三十三

五至六

書雜傳第三十四

六至七

書雜傳第三十五

七至八

書雜傳第三十六

八至九

書雜傳第三十七

九至一〇

書雜傳第三十八

一〇

書雜傳第三十九

一〇至一一

書雜傳第四十

一一至一二

書雜傳第四十一

一二

書雜傳第四十二

一二至一四

書雜傳第四十三

一四

書雜傳第四十四

一四至一五

書雜傳第四十五

一五

書司天考上

一五至一六

書司天考下

一六

書職方考

一六

卷四

書吳世家

一

書南唐世家

一至二

讀五代史記叢述 目次

書前蜀世家

二至三

書後蜀世家

四

書南漢世家

三至四

書楚世家

三

書吳越世家

四至五

書閩世家

五

書南平世家

五

書東漢世家

五至六

書四夷附錄上

六至七

書四夷附錄下

七至八

讀五代史記世稱新史 蠡述卷一

岳陽李澄宇洞庭著

書梁太祖紀上

亂世帝王起自無賴。最長人微幸之心。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稱朱五經。豈有隱德耶。何興之暴也。

謝瞳不以章邯背秦歸楚事說溫。則溫終與賊同盡。何至有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云云。更何至啓五十餘年自開平訖顯德之大亂。瞳於溫爲功臣。於生民則罪人也。此

其中有天焉。豈瞳始念所及與。

因朱瑾朱宣舊五代史作朱瑄來援而置酒軍中。因置酒軍中而陽起如廁。以輕兵襲張晔。所

謂出其不意也。兗鄆之兵從而合擊之。蓋密計已協定於前矣。

設伏以敗張晔。而秦宗權精銳盡矣。宗權復怒而斬晔。何異自殺耶。

李克用大敗黃巢。而溫夜襲克用上源驛。都統時溥殺黃巢有功。而溫上書論溥激起兵端。朱宣朱瑾助溫破宗權。而溫移檄兗鄆。誣其誘汴亡卒。發兵攻之。又假道於

魏以攻河東。反責魏軍須。謂同以爲兵端。志在兼并而行比瘳狗。嬴秦之暴尙不過此。崔胤召梁兵誅宦官。蓋何進召董卓覆轍。朱溫請天子遷都洛陽。亦曹操挾天子故智。已弑昭宗而殺朱友恭氏叔琮。又司馬昭討成濟舊例。

蔣玄暉本宜早與朱友恭氏叔琮同受成濟之戮。而所以留之至今始殺而焚之者。殺德王裕等九王。殺司空裴贄等百餘人。皆須假手於蔣也。朱溫蓋慮之熟矣。書梁太祖紀下

升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汴名開封自此始。

不沒其實以著其罪。此誠春秋之意。否則甲以此爲僞。乙以彼爲僞。亦奚益乎。

書梁末帝紀

友珪弑父自立。而殺友文以弑罪歸之。名討賊。實去敵。計亦巧矣。而卒被末帝友貞所誅。天眼恢恢。諒哉。

廬陵不僞梁。故不以討賊予唐。然徐無黨註必謂書梁亡見唐莊宗之立速。則非史

義。蓋朱溫於濟陰王於德王裕等九王。早已弑淨殺絕。無可再立。則唐莊宗以討梁爲辭。何必待梁亡始可爲帝耶。

書唐莊宗紀上

朱邪本非李宗。後唐於唐與蜀漢於漢不可同日語。又昭烈實受孝獻密詔討賊。莊宗無是也。不過以志報父仇幸勝。遂爾相代。何正僞之足云。此廬陵微意。故於其世系及國昌恃功拒命。特詳紀之。

鷓兒軍至。巢黨大驚。足證獨眼龍先聲奪人。一敗黃鄴於石隄谷。再敗趙璋尙讓於良田坡。三敗賊於渭橋。四敗賊於望春宮。足證獨眼龍功實第一。

黃巢大敗南走。至蔡得秦宗權而勢復熾。遂攻陳州。使非克用一敗尙讓於太康。再挫黃鄴於西華。三迫黃巢於中牟。四破黃巢於封丘。黃巢何至脫身東走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乎。克用於唐有再造功。朱溫所最嫉。恐其不利於篡奪。故於上源驛伏兵縱火以圖之。天不祚溫。任克用父子始終與梁爲敵。且使後唐滅梁。天不

官。天罰顯矣。

克用入朝無他意。而都押衙蓋寓乃云勤王而已何必朝哉。克用亦云蓋寓猶不信我。況天子乎。足見當日藩鎮無一可信。天子更無異驚弓之鳥也。

春秋時晉於河西奄有韓城大荔。於河南奄有陝州華州。故能西扼秦。南制楚。唐時河東道雖河南河西無地。然畫河而守。亦足自固。至梁盛時。河東之晉絳河中。河北之邢洺磁鎮定。皆入於梁。晉遂在梁三面威脅中。澤潞汾慈隰嘗不守。太原且被圍。其不亡者幸耳。若不聽存勗之計。燕晉合勢。爲燕出兵攻破潞州。救亡且不暇。何能亡梁滅燕。遂繼唐祚乎。

書唐莊宗紀下

善騎射。膽勇過人。此亞子所以爲亞子也。喜晉律歌舞俳優之戲。此亦亞子所以爲亞子也。

納賀德倫之叛。而誅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自衛。此亦納叛一法。

滅燕以後。又得魏博。於是渡河破楊劉。軍德勝。而帝業就矣。使無魏博。他日無從取鄆。安論襲汴哉。

自李繼韜以潞州燕上叛附於梁。梁更取澤州。晉根本震動。使非出奇襲汴。晉室危矣。書李繼韜伏誅。蓋深罪之也。

唐以宦官之禍。致朱溫弑君篡國。存勗不以爲戒。反求宦者。敗亡甚速。宜哉。

蜀主王衍王建子與晉王衍同名已降而晉殺之。且滅其族。此後不復有降者矣。噫。

書唐明宗紀

嗣源襲鄆。斷梁右臂。旣擒彥章。遂請襲汴。梁晉存亡。實繫於此。其智勇五代所罕有。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疏謂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今日六者咸備矣。康澄復起。當更痛哭。又舊五代史賢士作賢人。不聞作蔑聞。

書唐愍帝廢帝紀

功高致忌。忌則禍不測。自古叛逆往往由此。李嗣源因郭崇韜朱友謙以讒死而自疑。李從珂以安重誨見殺而自疑。石敬瑭亦以徙鎮而自疑。可歎也哉。

書晉高祖紀

石敬瑭以見疑而反。不惜求援契丹。約爲父子。留惡名萬載。釀外禍數百年。小人不明義利。其弊乃至此哉。噫嘻。

有石敬瑭而耶律德光入自雁門。有吳三桂而清太祖入自山海關。敬瑭斷送十六州。三桂且斷送十八省。

書晉出帝紀

勝契丹屢矣。而瀛州瀼沱兩役。忽書敗績。張彥澤既叛降契丹。直犯京師。殺桑維翰。而契丹遂滅晉。張不足責。桑維翰結局若此。亦自悔引狼入室否乎。

書漢高祖隱帝紀

契丹不能有中國。以未知以中國治中國也。至元不然矣。至清更不然矣。噫。

書周太祖紀

劉知遠以承祐帝隱託郭威史弘肇等。而承祐後乃謬信讒構。殺史弘肇。且使郭崇殺威。致威遂反。是承祐迫周代漢也。周得天下雖不以正乎。與世之處心積慮以成乎篡者抑亦異矣。

書周世宗恭帝紀

梁於前蜀吳楚吳越閩南漢外。尚有晉燕岐未入版圖。至唐亡梁。乃滅燕臣岐。石晉繼唐。忽割幽涿薊檀順瀛漢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十六州與契丹。漢同石晉。周至柴世宗。始西定秦隴。伐蜀克秦鳳。隋成四州。南拓淮右。南唐江北十四州盡爲周有。北取三關。五。檀。金。津。草。橋。版圖視漢大異焉。然北漢劉崇仍踞晉陽。與其他六國並峙。蓋一統若斯之難也。

五代時惟唐明宗周世宗可謂賢主。故廬陵於兩紀詳論之。而世宗尤不可及。書梁家人傳

元貞皇后張氏富家子。不憎朱三貧賤無賴。一不可及。朱三已貴。后更能制其剛暴。

二不可及。出兵大事。雖朱三行至中途。后能召令返。三不可及。朱三必欲殺友裕。后以一語解盛怒。四不可及。朱三納朱瑾妻。后對瑾妻泣下。謂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此。使朱三自愧。五不可及。惜降年不永。朱三失此賢匹。竟以荒淫爲子所弑也。然朱三若得善終。亦豈復有天理耶。

太祖紀謂全昱無他材能。然爲人頗長者。此傳謂太祖將受禪。全昱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後與太祖飲博。全昱酒酣謂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宣武宣義天平國也。不敢稱南者。以淮南實歸吳王。楊行密也。則本紀。天復元年十月。王以宣武宣義南平。淮南兵七萬。還於河中。可知。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

唐家三百年社稷。信皆長者語也。

友裕善戰。能以寬厚得士卒心。其知許州。且能招撫流散。增戶三萬餘。使得永年嗣統。梁社或不遽覆。朱三輩重殃及冢嗣。殆有天意。

友珪親吏馮廷諤。既弑太祖。未受成濟之誅。他日友珪復使廷諤殺妻及己。廷諤亦自殺。是冥冥中以逆旅一婦人生逆子。以逆子婦啓弑端。復假手馮廷諤討篡賊。討

逆子也。噫。

大舜重瞳爲聖帝。項羽重瞳爲霸王。北漢劉崇重瞳爲僭僞。康王友孜重瞳爲逆賊。同一重瞳而相異若此。可歎。

不列友珪於本紀。所以伸末帝討賊之志。廬陵此論。信得春秋遺意。

書唐太祖家人傳

本紀附太祖於莊。此忽附莊於太祖。有悖史例。

不曰唐家人。而分爲唐太祖家人。唐明宗家人。唐廢帝家人者。以太祖姓朱邪。明宗無姓。廢帝姓王。宜各爲一家也。周分郭與柴亦然。

唐太祖正室秦國夫人劉氏於上源驛之難。神色不動。立斬告者以滅口。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一不可及。太祖旣遇救得還。欲擊梁。夫人勸歛軍還鎮。自訴於朝。二不可及。梁圍太原。太祖將亡入北邊。夫人以王行瑜棄邠州事相諫。卒保太原。三不可及。知晉國夫人曹氏有貴相。當生貴子。勸太祖善待之。遂生莊宗。雖曹氏專寵而勿

妒。四不可及。莊宗冊母爲皇太后。而以嫡母爲太妃。太妃無怨言。五不可及。莊宗迎太后於洛。而太妃獨留晉陽。其卒也。太后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是太妃之德已入太后骨髓也。六不可及。

莊宗以劉氏爲后。悅其色。非以門望。而后不認父。笞諸宮門。一可殺。莊宗滅梁以後。宦者伶人亂政。后不諫阻。二可殺。民苦水災。后不知振。反與莊宗荒於畋游。軍食不給。后各庫物。反謂天命有在。三可殺。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重。后不省視。四可殺。莊宗崩。后與莊宗弟存渥焚殿。載寶出。且與存渥姦於道。五可殺。雖已爲尼於太原。而明宗遣人賜死。宜哉。

克寧爲人仁孝。故克用以亞子託之。惜不辨義利。不明禍福。竟爲李存顯等兇徒所惑。試問兄託孤而弟殺之。於義得乎。我內亂而敵外乘。於禍免乎。事成失計。況不可成乎。

莊宗伐蜀。不專任郭崇韜。而以魏王繼岌爲都統。以宦官李從襲爲監軍。致郭崇韜